

考古第一现场：神秘夏朝是否真实存在？

真相只有一个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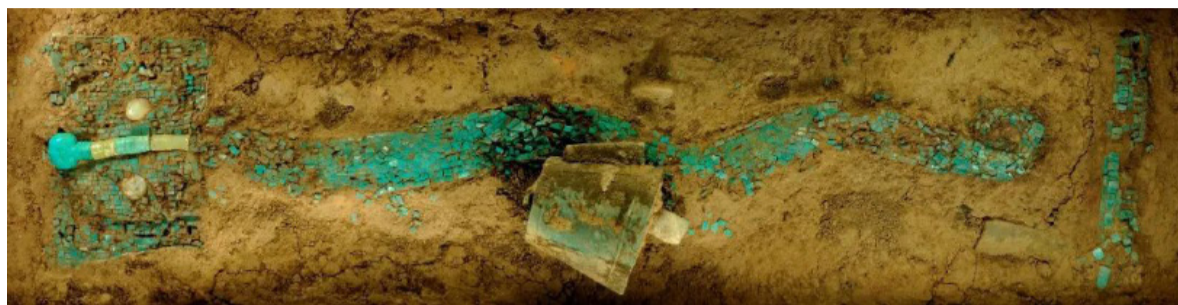
化、广域王权国家，并率先进入王朝文明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里头都城为中心的金字塔式聚落整体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通过碳14测年、文献记载、考古地层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二里头文化主体部分为夏文化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历经62年的考古挖掘，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看起来并无二致的小村落，却是打开夏王朝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中国龙”惊艳出土

在二里头遗址众多文物中，近年来最令人兴奋的无疑是2002年出土、被誉为“中国龙”的绿松石龙形器。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

器。

那年初春，二里头工作队正按部就班地进行作业，突然，一个绿色青铜铃露出土层。沿着青铜铃的线索，考古队发现周边有许多散落的绿松石碎片，越往下清理，绿松石片越多，且呈现出一定规律性。为保存原貌，考古队决定将有绿松石器的范围整体套箱起取，运回北京的考古实验室。

历经数月精细的清理提取，一条栩栩如生的“蛟龙”映入眼帘。这是一条长近70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的龙形器。龙身曲伏有致，鼻眼

生动传神，历经千年的岁月，依旧碧绿如洗。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这一“超级国宝”的发现，让专家学者们惊喜万分，众人会议将其命名为“中国龙”。

“2002年绿松石龙形器运回北京、2004年清理时，我就经常去实验室现场查看。当时公开报告最早对外发表的那几张绿松石龙形器的完整照片，正是我拍的。”回忆起当年的考古过程，赵海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记者，绿松石片原应粘在某种有机物上，但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目前绿松石龙形器还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待一日将与公众见面。

“中国龙”的出土只是二里头遗址的冰山一角。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在

62年的考古挖掘中，二里头遗址不断刷新着“中国之最”。

对二里头考古所取得的成就，赵海涛不吝夸赞。他指出，二里头遗址开创了历史新纪元，中国历史从二里头文化之前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众星捧月、一枝独秀的王国时代。二里头遗址为商周王朝开启序幕、奠定基础。它和之后的商周文明一同构成了早期华夏文明主流，确立了华夏文明的基本特征。

“无字天书”仍待挖掘

从“中国龙”到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成就惊艳世人。62年间，以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现任队长许宏为代表的三代考古人在二里头坚守和发掘，让沉睡了3000多年的夏都城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62年来，直接参与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赵海涛便是其中一员。从2002年到二里头遗址工作以来，赵海涛已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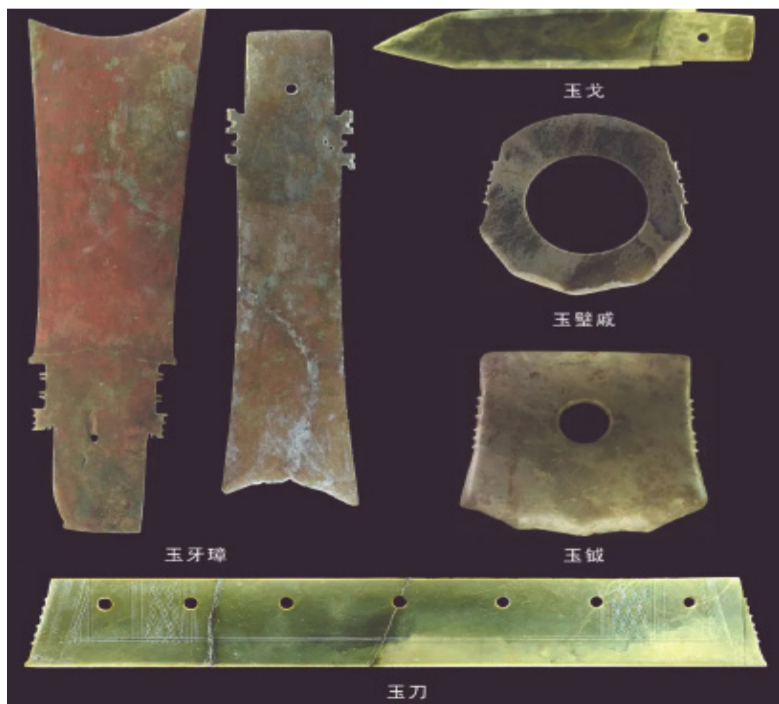
深耕近19年。三代考古人如候鸟般往返于北京和洛阳，把美好韶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事实上，田野考古条件艰苦，周期长、任务重，要潜心扎根下来并不容易。赵海涛坦言：“考古在外界看来比较有意思，但这项工作需要沉下心来。”正是一代代考古队员的坚守，让世界得以见证“中国最早王朝”的神秘面貌。

目前二里头遗址的勘测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三代考古人用62年发掘了1.6%。谈及未来中长期的挖掘计划，赵海涛称，二里头文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60多年的考古发掘虽然取得了重大收获，但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需深入研究的课题还比较多。注重多学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以社会考古学理念指导，科学、持续、按计划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需要一代一代人接力奋斗。

对考古工作者而言，1.6%仅仅只是开始。二里头遗址这部“无字天书”才刚刚翻开，“中国最早王朝”的探寻之旅未完待续……

作者：郭超凯
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二里头遗址玉礼器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